

新版

大师译丛系列

小彼得 表

[匈] H.至尔·妙伦 著
[苏] 班台莱耶夫 著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　录

序 言

煤的故事 …… 1

火柴盒子的故事 …… 8

水瓶的故事 …… 15

毯子的故事 …… 23

铁壶的故事 …… 33

破雪草的故事 …… 42

表 …… 47

注　释 …… 143

序　言

这连贯的童话六篇，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译本(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)，我选给译者，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。逐次学过，就顺手译出，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。但是，凡学习外国文字的，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，我以为不能算不对，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，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，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，不敢意译，令读者看得费力。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，所以我当校改之际，就大加改译了一通，比较地近于流畅了。——这也就是说，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，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。

作者海尔密尼亚·至尔·妙伦(Hermynia zur Muehlen)，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，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。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《真理之城》(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)的序文上说，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，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，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——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，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。作品很不少，致密的观察，坚实的文章，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，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，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。

不消说，作者的本意，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，但输入中国，结果却又不如此。首先的缘故，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，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，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，且不说他们的无钱买书和无暇读书。但是，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，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还是因为文章，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，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。第二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：煤矿，森林，玻璃厂，染色厂；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。那么，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。第三，作者所被认为“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”者，我想，在这里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(第二篇)，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(第六篇之末)等处，可以看出，但披上童话的花衣，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。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，而并无基本底，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。并且，我觉得，第五篇中银茶壶的话，太富于纤细的，琐屑的，女性底的色彩，在中国现在，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，然而却应当忽略的。第四，则故事中的物件，在欧、美虽然很普通，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，也往往未曾见过。火炉即是一；水瓶和杯子，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，在我们这里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，可以见到。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；有是有的，药书上称为“獐耳细辛”(多么烦难的名目呵！)，是一种毛茛科的小草，叶上有毛，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，来"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好消息"。日本称为“雪割草”，也为此。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，我曾用在《桃色的云》上，现在也袭用了，似乎较胜于“獐耳细辛”之古板罢。

总而言之，这作品一经搬家，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。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，那么，至多，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，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，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，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，有这样的一位作家，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。

原译本有六幅乔治•格罗斯(George Gross)的插图，现在也加上了，但因为几从翻印，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，制版者的不负责任，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——尤其是如第二图——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。格罗斯是德国人，原属踏踏主义(Dadaismus)者之一人，后来却转了左翼。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载(I.Matza)说，这是因为他的艺术要有内容——思想，已不能被踏踏主义所牢笼的缘故。欧洲大战时候，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，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，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，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，于是很受了一场罚，也是有名的事，至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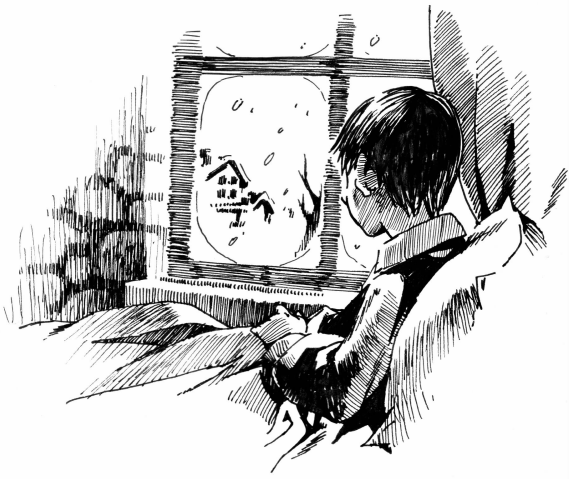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，校讫记。

鲁 迅

煤的故事

小小的彼得去溜冰，把腿跌折了。就只好从早到夜，静静地躺在床上。非常之无聊。因为母亲是整天的在外面工作，同队玩耍的朋友呢，又都在外面的雪地里，耍得出神，全不想到来看生病的人了。但是，白天的时候，亮亮的，太阳光从窗户间射了进来，将愉快的影子映在壁上，小孩子还可以独自有些喜欢。一到夜，狭小的房渐渐昏暗起来，小彼得便也跟着觉得胆怯，只等着在楼梯上面，听见母亲的足音。况且母亲不回来，小小的火炉里不生火，也是冷得挡不住的。

那一天，从早上起，就下雪。彼得从眠床上，望着长的棉花似的白白的线，落了下来。到底是周围都乌黑了。他受了



冻，不知怎地心里有些害怕，凄凉，只静静地躺着。

于是，忽然，好像听到在那里的地板上，有什么在窃窃私语。他吃了一吓，侧着耳朵听。听到装着很少的一点煤的煤箱里，有两个温和的低微的声音。小孩子很吃惊了。吃惊到几乎透不过气来了。然而，在寂静的屋子里，轻轻的私语声却渐渐地大了起来。那是煤块们在谈话。

“这里是多么暗呵，”最在上面的煤说。“不是什么也看不见么?”

“我先前住过的地方，还要暗得多哩。”别的一块煤道。

“你原先是住在那里的?”

“住在土里的呀，兄弟。我是埋在土里睡着的。那是又温暖又舒服的地方，周围是数也数不清的弟兄们，塞得满满的睡着的。可是有一天，眠床荡荡的摇了起来，发一声大响，我就醒来了。泥土开裂，我骨碌骨碌的滚了出去。这之后，就掉在一条狭窄的矿洞里。又狭，又低，倘是人，是简直站不直的道路。在这里，有一个人，脊梁弯得像弓一样，正在捶破墙壁。他咯



咯的咳嗽，汗从额上直流下来。但是，一刻也不息地，许多工夫，总在□那墙壁。唉，可怜，他乏得不成样子了！两只手发着抖，好几回好几回，哼出很响的呻吟声，仿佛很痛似的摸着背脊。然而，立刻又去敲起墙壁来。小小的矿洞里，实在热得很。我是知道人类要活下去，必须有空气的，所以现在还在诧异，真不明白在那地底的完全没有空气的弥漫着恶臭的处所，那汉子究竟是怎么能够活着的？那时候，我是以为在那里吃苦，显着悲哀的，可怕的脸的人，是坏东西，作为刑罚，被关在这狭窄的洞路里面的呀。此后不久，我便被载在小小的车子上，运到明亮的世界上来了。但是，到了现在，也还不能不时时记起那连站也站不直，苦于疼痛的脊梁的可怜的汉子来。”

“兄弟，你什么也不知道，”从煤箱滚出，停在火炉下面的洋铁板上的小小的煤说。“比起苦于疼痛的脊梁的那汉子，还要厉害的事，我可是见得多哩。我是在很长很长的矿洞里面的，也是你现在讲过了那样的狭窄的矿洞。在那里，有十来个人们在作工。他们的前面，挂着一盏小小的灯。‘不是发着不好的气味么？’一个老人说，‘还是停了工，回去的好罢。’‘说要停了工，打破饭碗么？’另一个男人大声说。于是大家就仍旧继续着工作。因为如果有了打破饭碗那样的事，妻子和孩子们便没有东西吃，只好去饿死呀。因为如果不是主人怎么说，便怎么做，就要被斥退的呀。小小的灯逐渐暗下去，矿洞里几乎漆黑了。这时来了一个人，老矿夫便对他说，‘老爷，好像要出什么事似的。可以放我们上去么？’那人就非常恶意

地，简直像学校里的先生斥责学生一样，呵斥了老人，便这样走了出去。矿夫们一面咯咯地作咳，一面又继续着作工。我真不懂，他们究竟为什么对于不过一个人，就那么唯唯听命的呢？那汉子，看起来，既不见得和别的矿夫们有什么异样之处，比起矿夫来，岂不是并不见得更加高大，也不是更有力气么？

“唔，忽然，我竟骨碌骨碌地滚起来了。抬起脸来向四面看了一遍，也并没有踏着我的。刚在这样想，这回是忽地飞上了空中。同时发生了可怕的声音，像雷一样。小小的灯熄掉了，大的土块劈劈拍拍从空中落了下来。在黑暗里，许久许久，我听到人类的叫喊和呻吟声。一个矿夫倒在我上面。觉得他的身体在发抖，从那头上淌下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来。似乎很久的工夫，一切东西就那样地躺在黑暗里。开初的时候，人们是在叫唤，求救的，但那声音也渐渐低下去，消掉了。也有人呻吟着说要喝水，有好几回，可是那里会有一滴水呢。过了很



久的时光之后，他们被救出去了。是别的矿夫们来搬走的。然而他们已经都死掉。不消说，连那老头子。上面是妻和孩子们在啼哭。那地方，站着一个胖胖的，衣装阔绰的绅士，当那老人搬到这绅士的旁边时，老人的死尸好像向他捏了拳头，微微地这么说：‘这矿洞的危险，你是早就知道的。但在你，钱却比我们的性命更喜欢呀。’然而胖绅士于什么老头子的事，是全没有放在心里的。我就粘在那老矿夫的粗衣服上，被搬到日光里面来，所以能够完全看见了这样的光景。”

“但是，你，”别的一块煤大声说。“但是，你未必知道那天傍晚，死了的矿夫们的死尸躺在小屋里，妻和孩子们在旁边啼哭的时候，那有钱的汉子的府上，却开了大跳舞会的事罢。在那边，许许多穿着灿烂的衣裳的妇女们在跳舞，可是想到丧了父亲的孩子们的，却一个也没有。而且那有钱的汉子，还高兴地笑着哩。然而将矿夫们送进矿洞里去，弄死了他们的，不就是这汉子么？我不懂。究竟，为什么这些的人们，大家恶意地，大家互相凌虐的呢？”

“原由是这样的。我知道。”特别地黑，闪闪发光的另一块煤说。

“我在地上住得很长久了，所以看见了各色各种的事。况且大家都说我在兄姊们中，总是最为聪明的，所以什么事也都懂。在这世界上，是有两种的人种的。就是，富人和穷人。这世上一切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富人的东西，穷人是全然什么也没有。这是早先的话了，看这睡在床上的孩子罢。他在生病，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整天只好一个人躺着。既没有玩具，也没有柔软的床，又没有可口的食物。母亲非整天到工厂里去作工不可，没有看护孩子的工夫。他在这样地吃苦。你们也许以为这是因为他是坏孩子的缘故罢。但是，决不然的。他是居心正当的喜欢用功的少年。然而，他只是穷。一样的例子，另外也还有。我曾经坐了船，在大的海上旅行过。有钱的人们，住在漂亮的通气的好的船室里，在舱面上慢腾腾散步，吃喝着可口的东西。但在下面的船肚子里，却有着使船动弹的机器。那地方简直热得像地狱一样，油和煤烟的气味满满的。整天整夜，火夫们就在那机器旁边，将煤抛进那烧着的火口里面去。他们是赤膊的，然而还是热得喘不过气来。热到头里发昏，胡里胡涂跑上舱面来的也不少。完全不知道在那里，不知道怎样走，只是要吸新鲜的空气，终于一踬绊，落在海里淹死的也有。为了可怕的热，生了病的也很多。然而，虽然如此，他们总还是住在船肚子里，继续着将煤抛进去。”

“但是，有钱人有时可跑下来，帮帮火夫的忙的呢?”小小的煤用了可爱的声音说。

闪闪发亮的乌黑的煤笑起来了。“你是多么一个蠢东西呵！有钱人正为了自己可以什么也不做，而且能够过着美丽的生活，这才使穷人老在工作的呀。穷人所做的事，就都是只给有钱人加添利益的呀。”

“那么，比起有钱人来，穷人就那样地不中用么？穷人不能够用了自己们的力量干起来的么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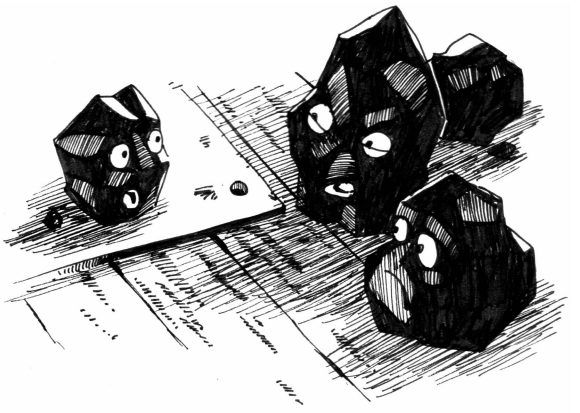
小小的煤闪着好奇底的眼睛，讯问了。

“阿阿，决没有那样的事。”聪明的闪闪发光的煤回答说。“在数目上，穷人比有钱人也多得差远。倘若穷人们一同协力起来，就能够将现在成着有钱人的东西的一切，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的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这么办呢?”

“那是，你得去问人类的。”聪明的煤回答说。“我可是真不懂。”

那时候，听到了走上楼梯来的足音，煤们便统统不响了。



火柴盒子的故事

第二天的日子，在小彼得实在似乎过得长，总是等不到傍晚。不知道煤块可还要谈天，讲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不?

在一夜里，他尽做了些深的漆黑的矿洞和漂在大海上的大汽船的梦。于是只在等候，今晚上又可以听到什么新的故事了罢。

然而，夜虽然偷偷地进了屋子里，用那黑色的氅衣将四近遮得漆黑了，但这是怎么的呢，火炉的屋角里却静悄悄，什么话声也听不到。

孩子的眼里浮出眼泪来了。一到黄昏便可以听故事，整一天高兴地等候着的，可是那可恶的煤块们，却不是一声也不响



么？他立刻凄凉起来。母亲每天去作工，自己生着病，总得这样地只有一个人在躺着。已经熬不住了，眼泪滴滴地落了下来。于是那孩子就放声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。

他一哭，忽然听到了和气的声音——

“喂，为什么哭的?”

小彼得连忙向火炉的角落里去看。声音是并不从那边来的，倒听得就在眠床的旁边。骤然一看，只见床边的一张小桌上，一个火柴盒子，将狭的一头做着脚，挺直的站着。而且大约算是招呼罢，弯了一弯腰。

“喂，为什么哭的?”火柴盒子这样问。

“只有一个人躺着，伤心起来了。”彼得呜咽着答道。

“那里那里，不止你一个人呵。”火柴盒子说着，便跳到床里来了。

“屋子里面有许多东西。那就都是你的朋友呀。真的张开眼睛和耳朵来看一下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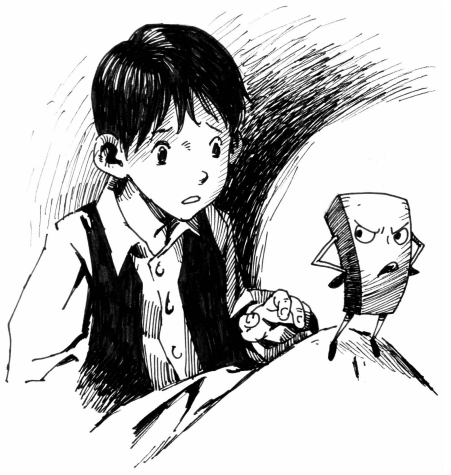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彼得完全得到安慰，又高兴起来了。于是轻轻地伸出手去，去摸这恳切的火柴盒子。

“你究竟是谁呢?”他问。

“我是树木呵。”

孩子吃了惊，看着火柴盒。他是从幼小时候以来，生长在大都会里的，树木之类，几乎没有看见过。但说这小小的火柴盒子，就是什么大树，却无论如何，不会信以为真的。他笑了起来，有些以为胡说。



火柴盒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似的，屹然站起，用了生气似的调子说，“你不信我先前曾是大树哩。好，讲真事情给你听罢。疑心别个的话，实在不是好事情。但是，称为人类的这东西，是什么时候都在欺骗的，所以即使别个讲真话，也不能相信了。”

小彼得觉得实在不对了，在心里认错，火柴盒子也平了气，和气的点头。于是终于开始了谈话。

“你可曾见过大的森林没有?”

小彼得摇摇头。

“原来，没有见过。不错，你是总住在这罩满可怕的煤烟的都会里的。”

小彼得点头。

“好。那么，你就试来设想，恰如这街上的房屋和房屋的相连一样，树木和树木相接的大的森林罢。那些树木们，其实是一株一株，各是一家，其中住着禽鸟的家族。但这些禽鸟们，却并不像你们穷人一样，只在狭窄的屋子里住得挤来挤去的，以广大的处所为住家，无论那里，都可以自由地搬去。它们也决不付房租。为什么呢，因为小鸟们是都知道为生存而有住所，是当然的权利的。还有，在鸟的世界，也和你们人类的世界不同，有着许多房屋的大屋子里，只住着一只鸟儿呀，五六只鸟儿，挤在肮脏的小小的一间屋子里呀那样的事，是决没有的。你们人类的住宅的分配，实在不高明呵。”火柴盒子仿佛完全忘却了小彼得就在旁边，就独自滔滔地说下去了。“我又知道着，有些人是在街上造了体面的府第，在乡下又有着别墅，然而有些人却连住房也没有，只好在桥下和公园的长椅子上过夜。这样的事，在森林里是决没有的。倘有一个子而有着两个住宅的，没有这的便跑出来，将这东西打出。但是，在人类的世界里，却不过枉然的叹息呀，伤心呀，什么办法也不做。我没有见过人类那样的愚蠢的动物。”

火柴盒子的话长，小孩子有些听厌了，轻轻地嘱托道——

“阿，可以给我讲讲森林的事么?”

“唔唔，可以。但是你没有见过一回森林，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才好呵。总之，竭力来讲得你容易明白罢。我，是大的森林里的最高的树木。这森林，是一个财主的东西，他除了这森林之外，还有田地，牛，马，猪，羊等类。我在没有见过这财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